

整理旧照片, 其中一部分是1987年第一次访美时拍摄的, 那时候刚拥有“傻瓜机”, 又置身在感觉无比新奇的“西洋景”里, 所以拍得特别多, 几年前也曾挑出一部分进行扫描, 存放到了电脑里, 不过挑出的几乎全是“外景”, 意在通过典型的美国风光增强那次访问的异国记忆, 室内与别人的合影少部分插在相册里, 多数放在一个牛皮纸口袋里, 这次着重整理的, 就是牛皮纸口袋里的那些, 其中一张原本没怎么特别留意的, 这回忽然让我眼热, 凝视良久。

那张室内照, 我居中间, 两边各一位先生。人像颇大, 显露出的背景不多, 但我还是很容易回忆起来, 那是在当时《华侨日报》总编辑谭先生家中。当时他家位于百老汇街南段的一座高楼里, 他在家里为我到访安排了一个大型的“派对”。那种格局的公寓, 那时候我才第一次见识, 它一端是敞开放式厨房, 然后是开放式餐厅, 再往下是用沙发围

### 哲学功底 大器晚成

吴兴人

屈指数来, 我和陈阿发先生相识已有四十余载。20世纪60年代初, 上海涌现了一批工人哲学先进典型, 如周宝林、陶友之等, 阿发比他们小几岁, 时仅20左右, 算得上昔日的一位“好男儿”。他是前进锁厂青工、团干部, 一边造锁一边写作, 为文和开锁一样灵巧。我曾编发过他的几篇文章, 具体内容已记不祥了, 但他的率真厚道、谦虚好学, 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而后40年, 庶几未通信息。两年之前, 忽然接得阿发一信, 我们这才恢复了联系, 原来他80年代初就下了一海, 我告诉他, 还在干我的老本行, 在东方网评论部为他人作嫁衣, 问他有没有兴趣再来“坐花轿”, 但有一个条件: 要懂一点互联网的ABC。他说, 好啊, 在商海打滚多年, 有许多话想说, 能写网络评论, 重温旧梦, 再好也没有。于是, 他临时抱佛脚, 居然学起电脑来。陈阿发聪明过人, 不到一个月就学会打字、上网。他发来的第一篇文章《这个黑心钱赚不得》, 次日便发表了。这么一来, 阿发先生有感就动笔, 一发而不可收, 把所有业余时间都用到了为网络写时评上, 至今已长短新文数百篇。

作为一个年逾花甲的企业家, 坚持业余写作殊为难得。上海从此多了一位政论老作者和网络评论新秀。他从新闻中寻找热点题材, 笔走龙蛇, 评论的涉及面很广, 其中有《锁不好, 怎能防盗》《严禁赌球》《女士剃毛也是一种时尚》等等, 都很有见解。《女士剃毛也是一种时尚》提出, “女士剃毛和男士剃须一样重要、同样是仪表美、外形美的需求。”文中引用了罗马诗人奥维德对女士的忠告: “不要让你的腋下长出山羊般的汗毛, 不要让你腿上盛行黑黝黝的汗毛。”此论发前人所未发, 颇具新意。但我以为, 他对经济和体育问题更在行, 分析更到位, 这可能与他的企业家和球迷双重身份有关。书名《有话直说》, 名副其实。如果说文章的不, 我以为, 有些文字嫌太过直白了点。

《红楼梦》第五回中, 有一副挂在王熙凤“办公室”的对联: “世事洞明皆学问, 人情练达即文章。”这真是至理名言。“世事洞明”体现着一种成熟、聪慧; “人情练达”演绎着老成、干练。阿发有相当的哲学理论根底, 又有数十年社会生活积累, 洞明加上练达, 厚积薄发, 写得兴起, 一天作两文也不在话下。经商和写作两栖、两不误, 使他大器晚成而跃为一位儒商。

《有话直说》由远东出版社出版, 值得祝贺。我相信他的文章会越来越写越好。《有话直说》序, 有删节)

## 心财至贵

刘心武

成的第一会客区, 然后是敞开放式书房及第二会客区, 最后是一架三角钢琴占据的演奏区, 这些连起来大约有300平方米空间的各活动区域之间, 绝无墙壁隔断, 两面都是高大的落地玻璃窗, 将曼哈顿的万丈红尘展露无余。后来他请我到他家小住数日, 才发现书房一侧有个通道, 穿过去, 才是他们的卧室、儿童间和客房。谭总编家里那

宽敞的空间, 邀几十位来宾参加“派对”并无拥挤感。餐桌上摆满酒水小点以及热菜主食, 宾客自取, 随意组合, 或坐或立, 谈笑风生, 从傍晚一直持续到夜深, 最后窗外满是流光溢彩的霓虹灯, 以及远近摩天楼的万窗灯火。那天我是主客, 参加“派对”的洋人不多, 满眼同胞, 当然, 有的已经加入美国籍, 有的来自内地, 有的来自台湾, 有的来自香港, 其中大部分是文化人。

去年今日此林中, 树密鸟鸣凉意浓。密林不知何处去, 黄水漫流黑水横。

### 四季小吟

龙海沧

近年申城四郊、浦江两岸, 既见高楼林立、绿花正兴, 亦闻禽木涂炭、三废不绝, 遂成小诗四首。

#### 春

春来归燕觅旧巢, 不见故居新楼高。问君何处留我住, 共剪细柳话逍遥。

#### 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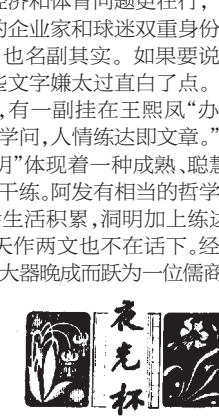
去年今日此林中, 树密鸟鸣凉意浓。密林不知何处去, 黄水漫流黑水横。

#### 秋

大江东去芦苇深, 北雁南飞浅滩停。新月初上倦鸟歇, 欲猎还思枪不鸣。

#### 冬

朔风叩岸草木凋, 霜傲寒梅暗香摇。何日得邀百花至, 姹紫嫣红春亦早。



1987年那一年开初, 我惹了事, 王蒙在他自传第二部《大块文章》里有所叙述, 可参看, 这里不多说。我惹的事我承担, 这本来是个局部的问题, 没想到一时搞得很大, 以致海外反应强烈, 甚至到中国究竟还能不能坚持改革、开放有所担心, 在美同胞自然也都关切, 到了下半年, 形势明朗起来, 中国改革、开放的方向并无改变, 《华侨日报》向我发出邀请, 有关部门批准发行, 到了纽约, 在哥伦比亚大学进行第一场演讲, 我的题目是《十年辛苦不寻常》, 以1977年发表短篇小说《班主任》始, 个人在文学创作和文学编辑过程中的体会, 现身说法, 告诉大家, 无论如何, 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方向不会改变。那天的“派对”, 就在哥大演讲的当晚举办。气氛很热烈。许多来宾约我合影, 我把“傻瓜机”交给谭总编, 他拍了许多。

如今我凝视的那张照片, 左边那位, 分明是音乐家谭盾, 右边那位, 无疑是画家陈逸飞。谭盾那时候正在纽约攻读音乐博士学位, 他的一些刻意将中国古典文化元素融入西方曲式的创新之作已经问世, 并且已经获得了国际奖项。陈逸飞那时已经开始以中西合璧的画风在美国获得非同一般的知音。但是, 我要承认, 当时他们对知之甚少, 虽然后来他们名气越来越大, 我也记得他们曾参加过那次“派对”, 但我对是否与他们合过影, 始终不曾有深刻印象。恰巧这回整理旧相片, 电视台刚播出一台有谭盾参加的节

目, 因此翻检到那张旧照片, 就觉得怎么如此眼熟啊? 帮我一起整理的年轻朋友说: “呀! 双名人啊!” 他指出那边一位是陈逸飞, 陈逸飞前岁英年早逝, 对他的报道尤多, 他的相貌我已熟悉, 对照20年前合拍的照片, 就是此人! 望着照片, 我感慨万端。

谭盾在电视节目里回答主持人“你最珍视的财产是什么”的提问, 回答说: “想象力。”20年过去, 谭盾脱去青涩, 精壮成熟。想象力是一笔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心财啊! 陈逸飞的想象力不仅体现在静止的油画, 还体现在自编自导的电影里, 可惜他未拍完《理发师》就仙去。人最宝贵的财产确实是心财。当年这两位杰出的艺术家挨过来与我合影, 他们心里想的是什么? 翻阅着那天所有的合影, 觉得人虽各异, 情却相通, 就是他们都愿意以一种言语以外的善意, 来支持一个定居北京、参与改革开放进程的写作者和文学编辑, 通过祝福我来祝福亲爱的祖国, 再不要折腾来折腾去, 把强国的步子迈得更坚决更稳妥。摩挲着旧照片, 一股热流贯通全身: 善意, 革新, 坚持, 这是我们共同的心财啊!

从摄影史的发展来看, 作为照片载体的物质经历了一个从“硬”到“软”的过程。而所谓的硬载体就是最早的银版照片和后来的玻璃版、锡版和铁版照片, 因为照片就是所谓的底版, 所以每一张都是孤本。从1850年到1860年左右, 在上海、福州、广州等地有人进行过银版照相等摄影活动, 但由于成本昂贵、拍摄量少、不易保存等原因, 目前国内硬版照片存世很少, 大部分在博物馆内。

随着摄影技术的发展, 从1860年开始, 所谓的“软”版照片, 也就是以相纸为载体的照片开始在中国出现并流行了。最早出现的是名片格式照片(CDV), 就是名片大小的肖像照片。当时的人们把名片格式照片用于社会交往, 上海的很多名媛把自己的照片赠给中意的才子, 很多地方官员也把自己的肖像赠给外国人。和西方名片格式照片的大规模的流行相比, 当时的中国整个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较低, 对摄影术



到柏林的第二天就起了个大早, 赶到德国电视二台参加早餐新闻半小时的直播。直播现场设在电视台的咖啡厅里。所谓咖啡厅, 就是在品字形的小高层建筑顶上加盖玻璃顶棚, 于是原先的那个露天庭院便被充分利用了。透明的咖啡厅在日光的照射下, 显得特别敞亮。

比我们稍晚到达现场的还有一个德国外省旅行团成员, 大约二十多位老年人。这也是早餐新闻中的一项内容: 外省游客看柏林。

电视二台是德国主要的公共电视台, 总部在美因兹, 柏林、波恩及其他州都有其分支机构。在波恩, 我们曾访问过它旗下的凤凰电视台, 那个电视台最令我们惊讶的是从不播广告, 其经费主要来源于电视收视费(德国用户每月交17欧元)。这个几十人的电视台, 一年的预算为3000万欧元, 因此完全可以一门心思制作高质量的节目, 不必为五斗米折腰了。少了收视率束缚, 报道题材就大大拓宽了。后来我们了解到, 德国的公共电

“方圆多少里地?” 是句俗语, 显然是在说一个感兴趣的地方。对于他来说, 他是篆刻家, 他的方圆, 就只是寸分那么大了。“天圆地方”, 意思是很阔大。渺小些的意思是很圆内方。这是做人的道理。方是内心的方正, 圆是待人的随和。也是说事的道理。譬如说钱, 钱不能说是坏东西。俗称孔方兄的古钱, 外圆内方的方制, 告诉大家的该是钱的本相。我一直很敬重人民币上“中国人民银行”这六个外圆内方的手写字。这字真美。堂堂正正又温文古雅。篆刻也是人事, 自然也有外圆内方的问题。他学的是浙派的切刀。他是几十年里唯一的浙派传人江成之的学生, 到今天他也出落成孤单的浙派又一代传人。方和圆不矛盾。岁月多了, 方正变成了圆润, 而圆润的内里依旧是方正。这是篆刻的本相、浙派的本相, 也是江成之的原则, 他所坚守的师训。可惜坚守只属于坚守的人。他很难很孤单。

他原名周建国, 他

出生的时候, 共和国已经出生了七个年头了。可他还是获得了这样的名字。他把自己的心停留在了篆刻这个寸分之地。渐渐地在这么渺小的地方也感觉到了孤单的寒意。他对自己名字的读音里挑选了冷僻的“束毅”二字做笔名, 很难读。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 都可以感觉到他的坚守。我求他刻过许多闲章。譬如“曼殊花叶不相逢”, 譬如新近的“这股颜色作将来”、“高秋月病相如”。这是些难以名状的心情, 可他指间缓缓走来的刀声, 开辟的真是我所企求的方圆。他喜欢我抄录唐人歌行。记得那个黄昏, 雨下得很大。他展开十米长的手卷, 命我录写白居易的《琵琶行》。很惭愧, 我记不住原句。是他高声背诵, 一字不错地背完。满室雨声、诗声, 就像回到了千多年前的浔阳江头。其实他的字写得比我更好。朋友谢鲤丞开画展, 画展的序言请他分担抄写。开幕了, 见到他的字, 我很惊讶。他怎么能写出这么古雅和宁静的字! 他长得不高大, 可很儒雅, 像古画里静穆的人。说他是“字如其

视台规定, 广告播出限17时到20时之间, 时间累计不超过20分钟。为了吸引观众, 电视二台最近在做手机电视试验, 有几千个对象, 送给他们专门的手机, 收看不用付费。

电视二台的早餐新闻分政治、经济、文化、体育四个版块, 节目以新闻为主, 不是回顾昨天, 而是

## 早餐新闻半小时

严建平

展望今天。每天早晨5时半就开播, 主要对象是刚下夜班或准备上早班的人群, 这部分人不多, 大约二三十万人。8时至9时是重头戏, 观众约三四百万人。其中半点和正点新闻来自总部美因兹。

我们参与直播的节目是早餐新闻半小时(早上8时半至9时), 由柏林分部早餐新闻述评编辑室负责编辑, 两位女主持和一位很有名的非裔男主持调控全场。我们与外省来的德国游客围桌而坐, 服务员穿梭送来咖啡、茶、橙汁和面包、甜

“方圆多少里地?” 是句俗语, 显然是在说一个感兴趣的地方。对于他来说, 他是篆刻家, 他的方圆, 就只是寸分那么大了。“天圆地方”, 意思是很阔大。渺小些的意思是很圆内方。这是做人的道理。方是内心的方正, 圆是待人的随和。也是说事的道理。譬如说钱, 钱不能说是坏东西。俗称孔方兄的古钱, 外圆内方的方制, 告诉大家的该是钱的本相。我一直很敬重人民币上“中国人民银行”这六个外圆内方的手写字。这字真美。堂堂正正又温文古雅。篆刻也是人事, 自然也有外圆内方的问题。他学的是浙派的切刀。他是几十年里唯一的浙派传人江成之的学生, 到今天他也出落成孤单的浙派又一代传人。方和圆不矛盾。岁月多了, 方正变成了圆润, 而圆润的内里依旧是方正。这是篆刻的本相、浙派的本相, 也是江成之的原则, 他所坚守的师训。可惜坚守只属于坚守的人。他很难很孤单。

他原名周建国, 他

出生的时候, 共和国已经出生了七个年头了。可他还是获得了这样的名字。他把自己的心停留在了篆刻这个寸分之地。渐渐地在这么渺小的地方也感觉到了孤单的寒意。他对自己名字的读音里挑选了冷僻的“束毅”二字做笔名, 很难读。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 都可以感觉到他的坚守。我求他刻过许多闲章。譬如“曼殊花叶不相逢”, 譬如新近的“这股颜色作将来”、“高秋月病相如”。这是些难以名状的心情, 可他指间缓缓走来的刀声, 开辟的真是我所企求的方圆。他喜欢我抄录唐人歌行。记得那个黄昏, 雨下得很大。他展开十米长的手卷, 命我录写白居易的《琵琶行》。很惭愧, 我记不住原句。是他高声背诵, 一字不错地背完。满室雨声、诗声, 就像回到了千多年前的浔阳江头。其实他的字写得比我更好。朋友谢鲤丞开画展, 画展的序言请他分担抄写。开幕了, 见到他的字, 我很惊讶。他怎么能写出这么古雅和宁静的字! 他长得不高大, 可很儒雅, 像古画里静穆的人。说他是“字如其

照片也成为了一大中国特色, 平时来客人人家看到的是镜子, 只有等客人走后, 自己才翻过来静静自我欣赏。

从1880年开始, 随着摄影技术的发展和人们对更多影像的需求, 摄影师开始从室内走到室外, 拍摄各种风景的照片开始受到了人们的青睐, 这时立体照片、全景照片开始成为照片的新格式了。立体照片就是用双镜头照相机拍摄照片, 利用人们的视觉差, 通过一个特制的观片器让景物成立体形象, 从而带给人一种全新视觉体验。立体照片很早就开始在西方流行了, 上海的法国人李阁郎在1880年左右就专门制作了大量立体照片销售, 内容有上海、南京、苏州等地的风景; 而很多照相楼为了记录当时的城市全貌, 开始制作全景照片, 但当时转机还没有传入, 只能一张拍摄, 然后手工拼接成一个长条全景, 上海外滩、杭州西湖、厦门全景等一批最早的影像得以保存下来。1900年以后, 随着放大技

片。四周几台大电视机正滚动播出新闻。当天恰是9.11, 德国内政部长正在谈反恐问题。电视上的话题回到直播现场, 几位主持人轮流与场上观众交谈, 交谈的镜头同步切入播出。只见几位主持人一会儿到里面演播室播新闻, 一会儿又到直播现场当主持, 在他们的调度下, 现场气氛异常热烈。那位非裔男主持像是一位笑星, 直播间隙还和我们聊天, 互换名片, 并和我们代表团的女记者合影……一转身, 就又要播新闻了, 其状态真是游刃有余, 极其放松。

早餐新闻半小时的尾声, 一般都是文化类的内容, 这天请来一位年轻的萨克斯演奏家(自始至终参加直播), 最后请他讲述萨克斯演奏特点和他的教学经历。电视屏幕上在直播他现场讲解的同时, 又穿插他平时演奏和教学生的镜头, 其间观众还可当场提问。尾声是那位演奏家吹了一曲《回家》, 曲终人散, 半小时的新闻直播到此结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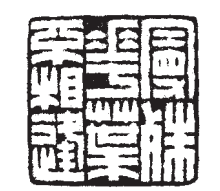
“方圆多少里地?” 是句俗语, 显然是在说一个感兴趣的地方。对于他来说, 他是篆刻家, 他的方圆, 就只是寸分那么大了。“天圆地方”, 意思是很阔大。渺小些的意思是很圆内方。这是做人的道理。方是内心的方正, 圆是待人的随和。也是说事的道理。譬如说钱, 钱不能说是坏东西。俗称孔方兄的古钱, 外圆内方的方制, 告诉大家的该是钱的本相。我一直很敬重人民币上“中国人民银行”这六个外圆内方的手写字。这字真美。堂堂正正又温文古雅。篆刻也是人事, 自然也有外圆内方的问题。他学的是浙派的切刀。他是几十年里唯一的浙派传人江成之的学生, 到今天他也出落成孤单的浙派又一代传人。方和圆不矛盾。岁月多了, 方正变成了圆润, 而圆润的内里依旧是方正。这是篆刻的本相、浙派的本相, 也是江成之的原则, 他所坚守的师训。可惜坚守只属于坚守的人。他很难很孤单。

他原名周建国, 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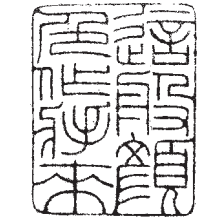
出生的时候, 共和国已经出生了七个年头了。可他还是获得了这样的名字。他把自己的心停留在了篆刻这个寸分之地。渐渐地在这么渺小的地方也感觉到了孤单的寒意。他对自己名字的读音里挑选了冷僻的“束毅”二字做笔名, 很难读。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 都可以感觉到他的坚守。我求他刻过许多闲章。譬如“曼殊花叶不相逢”, 譬如新近的“这股颜色作将来”、“高秋月病相如”。这是些难以名状的心情, 可他指间缓缓走来的刀声, 开辟的真是我所企求的方圆。他喜欢我抄录唐人歌行。记得那个黄昏, 雨下得很大。他展开十米长的手卷, 命我录写白居易的《琵琶行》。很惭愧, 我记不住原句。是他高声背诵, 一字不错地背完。满室雨声、诗声, 就像回到了千多年前的浔阳江头。其实他的字写得比我更好。朋友谢鲤丞开画展, 画展的序言请他分担抄写。开幕了, 见到他的字, 我很惊讶。他怎么能写出这么古雅和宁静的字! 他长得不高大, 可很儒雅, 像古画里静穆的人。说他是“字如其

照片也成为了一大中国特色, 平时来客人人家看到的是镜子, 只有等客人走后, 自己才翻过来静静自我欣赏。

从1880年开始, 随着摄影技术的发展和人们对更多影像的需求, 摄影师开始从室内走到室外, 拍摄各种风景的照片开始受到了人们的青睐, 这时立体照片、全景照片开始成为照片的新格式了。立体照片就是用双镜头照相机拍摄照片, 利用人们的视觉差, 通过一个特制的观片器让景物成立体形象, 从而带给人一种全新视觉体验。立体照片很早就开始在西方流行了, 上海的法国人李阁郎在1880年左右就专门制作了大量立体照片销售, 内容有上海、南京、苏州等地的风景; 而很多照相楼为了记录当时的城市全貌, 开始制作全景照片, 但当时转机还没有传入, 只能一张拍摄, 然后手工拼接成一个长条全景, 上海外滩、杭州西湖、厦门全景等一批最早的影像得以保存下来。1900年以后, 随着放大技



曼殊花叶不相逢



这股颜色作将来 周建国 篆刻

人”, 恐怕谁也不会有异议。他生在了当代, 生活得不突兀, 除了他的浙派篆刻。每次喝酒, 他都一杯黄酒。晚上9时不到, 就会起身告辞, 因为要赶末班轻轨。不是想不到这城市还有出租, 只是习惯了, 就像习惯他的浙派切刀一样。再说轻轨的线条有质地, 划出的方圆又是那么大, 他内心一定很喜欢。

《束毅印痕》新近出版。他50岁了, 他得知天命, 仍然是外圆内方的艺术品和人品。



明起刊登 一组《守岛兵的故事》, 敬请留意。 真影留踪

### 十日谈